

竞修罗剑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下 43



东54A-5

44568

J28

243

C-1

43

竞修罗剑

下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作茧自缚	(1)
第二十六章	守株待兔	(32)
第二十七章	石屋惊魂	(39)
第二十八章	金蝉脱壳	(61)
第二十九章	拨草寻蛇	(76)
第三十章	故布疑阵	(85)
第三十一章	水落石现	(95)
第三十二章	铁匣干戈	(110)
第三十三章	荒山惊魂	(133)
第三十四章	鸠佔鹊巢	(146)
第三十五章	怪事迭出	(152)
第三十六章	投鼠忌器	(165)
第三十七章	伊人何处	(172)
第三十八章	石窟魅影	(190)
第三十九章	奇洞之谜	(204)
第四十章	多情空恨	(223)
第四十一章	迷雾疑云	(242)
第四十二章	良机天赐	(265)
第四十三章	神秘少年	(274)
第四十四章	素女惨魂	(284)

第四十五章	造化弄人.....	(296)
第四十六章	剑海雄风.....	(303)
第四十七章	侍女游魂.....	(318)
第四十八章	狐现狼奔.....	(340)
第四十九章	鸾飞凤去.....	(358)

第二十五章 作茧自缚

“如果本人不交呢？”

“那你就出不了这屋子。”

“嘿嘿嘿嘿，赵四，你这一套对本大少来说真是太幼稚了，你太不自量力。”

“姓许的，听口气……你是受命灭口？”

“完全正确。”

“那好，再没什么好说的了……”

堂屋里传出动手之声。

马庭栋想冲进去，但一想忍住了，赵四不是许韦的对手等许韦收拾了赵四，自己再找许韦，同时也不能不防暗中另外有人。

“嗯……”一声长长的惨哼，接着是人倒地的声音，但不知道倒下的是谁，意料中十有九是赵四。“短命的，你不能在这里……”是那女人的惊叫。

“闭下嘴！”许韦的声音。

“这房子我以后……”

“我会替你安排。”

女的不再开口。

天色已经放亮，可辨人的面目。

马庭栋横跨两步，面对堂屋门。

“谁？”许韦已发觉有人。

“咱们幸会！”

“你……马庭栋！”许韦冲到门边。

“许韦，咱们好好谈上一谈。”

“马大侠，你……怎么会到此地来？”

“专程拜访。”

不弟秀才许韦脸色连变，眼珠子直转，像是在打什么主意，久久才又开口。

“马大侠，想谈些什么？”

“话不少，你出来吧！”

“就这样谈吧！”

“那在下只好进屋了！”

马庭栋跨步，许韦后退，马庭栋进了堂屋。

赵四脸朝下趴在地上，不用说已是一具尸体。

这是一明两暗的房子：左右房门上都垂着布帘，马庭栋无法判断许韦是躲进了那一间房。

“姓许的，有种别龟缩着，咱们面对面谈谈！”

没有反应。

马庭栋突然想到不久之前在柳林中的那一幕，许韦曾说过他要是跟独臂人有关便是婊子生的，敢咒自己的娘是婊子，这种人根本没有骨头，还谈什么种，不能让他有机会溜开。

心里想着，目光扫向右边房门，一共两道门，不在右必然在左，他上步，侧身，伸出剑去挑门帘……

门帘突然自动飘起，一条人影扑出。

马庭栋本能地一退步，伸出去的连鞘剑平拍……

“啊！”一声厉叫。

“澎！”房里传出似是破窗之声。

人影扑倒，赫然是个半裸的女人。

马庭栋微微一窒，一把抓落门帘，冲进房中，只见后窗洞开，不用说，许韦已破窗而逃了，他毫不踌躇，从窗口穿了出去，掠上墙头，放眼搜瞄，在天色大明的状况下，活动的东西很难逃出视线的，但在目力所及的视线之内，不见有任何可疑的影子。

先后也不过有转眼的工夫，人能飞到多远去，八成是伏匿在附近隐蔽之处。

马庭栋落入巷子，心想：“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用不着费力气搜寻，对方迟早非回许记钱庄不可……”他举步顺巷子走去。

平民间巷大半都起得很早，天一亮便有人活动，马庭栋下决心不再搜找，大步前行。刚转出丛杂的巷口，忽然发现一条人影匆匆横街而过，连入另一条街，从背影一眼便认出是许韦。

马庭栋精神陡振，猛一咬牙，暗道：“好小子，看你能飞上天么！”加快脚步追了下去。

街上尽赶早市的小买卖人，马庭栋穿插其中，很难被发现，这给他方便不少。

许韦走的不是回钱庄的方向，他心存戒念，不时回头，但马庭栋也很机灵，技巧地掩藏闪避。

出了城，路宽屋少，不易掩蔽形迹，马庭栋灵机一动，离开大路，迂回到侧方与对方平行前进。

许韦连连回头，不见有人跟踪，加速了身法，这一来，反使马庭栋减少了顾忌，因为一个在快速行进中的人，对周遭的事物反应上便迟钝了。

数里地转眼即过。

马庭栋暗忖：“许韦一个劲朝郊外走，必有目的，先不打草惊蛇，跟到底再说，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于是，他耐心地追下去。

又走了一程，许韦改变方向，遥遥一望，心里明白了九分，他发现许韦是奔朝当初林筱青向独臂人索仇的古庙方位，这预示着某一种情况即将揭开。

不出所料，许韦在回头望了几眼之后，进入古庙。

马庭栋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弧，淌了进去。

朝阳把古庙涂成了金黄。

庙院古树上雀鸟在聒噪。

后殿阶沿上，对立着两条人影，一个是刚来到的许韦，另一个赫然是地府师爷。

“许大少！”地府师爷开了口：“情形怎样？”

“赵四已不会再开口。”

“事情很顺利？”

“这……”许韦脸色变了变，期期地道：“出了点意外。”

“什么意外？”地府师爷目芒大张，声调变为冷厉。

“修罗剑马庭栋跟踪而到。”

“哦！这小子……你怎么脱身的？”

“在下不想跟他硬拼，所以略施小计脱了身。”

“他没跟来？”地府师爷脸色已完全沉下。

“在下可以断定没有。”

“希望如此！”

“在下有句话要申明……”

“申明什么”

“在下与阁下之间的买卖到此为止，代价照付。”

“嘿嘿嘿嘿……”地府师爷口里发出一长串令人股栗的阴笑，许久才敛了笑声道：“许大少，区区有个毛病，做事一定彻底，不完成不罢休，原先答应你把姓马的放倒，为你除去后患，这诺言非兑现不可。”

“可是……在下已经改变主意，不准备与姓马的为敌了约定取消……”

“这可由不得你。”

“这……”许韦傻了眼，他本是个相当阴险的人物，但碰上地府师爷就没辙了，无论是心计、武功、狠劲他都差了一等。

“许大少！”地府师爷目芒闪了闪：“你多想想，姓马的会放过你么？你偌大的家产不要了？”

许韦的脸皮子连连抽动，眼珠子直打转，久久才勉强挤出了一个不像笑的笑容。

“在下准备听其自然！”

“嘿！许大少，干脆一句话，没人拖你下水，是你自己找上的，既然淌进去，就别打算抽腿。”

“在下说过代价照付……”

“那是其次的问题，不付也未尝不可，区区不在乎那点报酬。”

“阁下的意思？”

“合作到底。”

“这不是强人所难么？”

“没你选择的余地。”

许韦的脸皮子又在抽动，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想发狠，但狠不起来，他似乎明白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

马庭栋早已伏匿在殿里神龛之中，他是从后面潜入的，双方的对话他听得一清二楚，原先他以为许韦是对方一路，现在才明白他是被拖下水的，他想，如果现在冲出去，一拳摆倒地府师爷，便可从他口里追出真象……

许韦想了又想。

“阁下的意思……要在下怎么样？”

“合作！”

“怎么个合作法？”

“随时待命行事！”地府师爷像是对部属下达命令，简短但斩钉截铁。

“在下有这义务么？”

“从现在起，你已经有这义务。”

“如在下拒绝呢？”

“你会后悔几辈子。”

许韦的脸突然变得很小，五官全收紧了。对方话已说僵，而且等于撕破了脸，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被人码干吃净的滋味颇不好受。

“在下能见朱大小姐一面么？”许韦突然冒出了这句话。

“不行！”两个字，斩钉截铁。

马庭栋一听大为震惊，朱大小姐和珍珠分明是住在许韦的

钱庄里，现在他却要见朱大小姐一面，这是什么蹊跷？是了，朱大小姐和珍珠定是已落入地府师爷他们手里，这问题可就相当严重了，该如何是好？

“许大少！”地府师爷又开了口，脸上带着阴残的笑意：“区区劝你死了这条心吧，你这样聪明人，怎么会色迷心窍，一句不中听的话，你我都不配她，如果你知道她的来头准保你避得远远的。”

“她……什么来路？”许韦竟似不信。

“八寸婆婆的高足！”

“八寸婆婆？”许韦缩了缩脖子。

“对，惹不起吧？”

“可是……”许韦吞了泡口水：“阁下难道就不顾忌八寸婆婆？”

“这你不必管，多大的肚子吃多大碗的饭，现在你马上去办一件事。”

“办什么事？”

“那姓马的小子一定在到处找你，你去设法把他引到这里来，事情顺利，你以后就可高枕无忧。”

“这……”许韦面现难色，他的确不敢面对马庭栋，他知道只要双方照面，非挨剑不可。

“许大少，朱大小姐跟姓马的是同路人，别以为她爱你风流富有才上你家门，她是有目的的，这一说你就明白了，你尽管去，朱大小姐在咱们手里，他不敢对你怎么样。”地府师爷一语道破了许韦的心事。

许韦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现在不是怕，而是因为对朱

大小姐的美梦成了空，他一向对女人是抱玩的态度，而对朱大小姐却是有心栽花的，想不到现实是这样的无情，好梦乍醒，空遗幻灭之感。

“她……真是姓马的一路？”许韦不愿意相信，心里希望这不是事实，脱口便问了出来。

“嘿嘿嘿嘿，你无妨去印证。”

马庭栋现在已经确定朱大小姐是在地府师爷他们控制之中，要许韦去诱自己，不用说，是布阱以待，是立即现身，还是将计就计，别把事情办砸，这关系你的身家性命。”

许韦已出了院门。

对付地府师爷，现在正是时候，马庭栋出了神龛……

此刻就在两名黑衣汉子，从厢房里抬出了一具薄木棺材朝地府师爷身前一放，然后迅快地退了下去。

马庭栋被这古怪的情况阻滞了行动，没立即现身，想看看对方要玩什么花样。忽地，他发现这具薄木棺材一端是空的，没封口，露出了一对女人的脚。

这是什么蹊跷。

棺中的女人是谁？

马庭栋深深一想，具然而震，棺材里装的，难道是朱大小姐？

目肖仍停在那双女人脸上，凤头鞋，一点不错，是朱大小姐。

马庭栋杀机上冲，正待冲出去，心意一转，又止住了，这分明是一个陷阱，得冷静应付。

地府师爷倒闪入厢房。

朱大小姐是死了还是活着？马庭栋判断人一定是活人，因为地府师爷已经知道朱大小姐是八寸婆婆的传人，他们决计惹不起，用她作饵可以，要她的命不寂敢。

马庭栋略作盘算，迅速地作了决定，在目前状况下，必须争取主动，改变主客的形势，不能让对方有遂行阴谋的机会，而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如何迫使地府师爷与自己面对面……

气氛显得无比的诡秘。

马庭栋抬头发现殿角吊了口大钟，灵机一触，有了主意退到钟下，拨身，用剑柄用力撞击了一下。

“当！”震耳欲聋的钟声破空响起。

钟声过后，他从窗棂外望。

地府师爷出现厢房门，灼灼目光望着大殿，脸上神色不定片刻之后，缩了回去。

原先那两名抬棺材的黑衣汉子仗剑从厢房奔出，对望了一眼，步向大殿，看来是奉命察看动静。

马庭栋闪到殿门之后，背贴殿壁。

两名汉子伸头向殿里张望。

“什么也没有！”一个开了口。

“钟没人敲，不会自己响吧？”另一个回应。

“这古庙……多份不干净。”

“大白天里说鬼话。”

“进去仔细瞧瞧？”

“你先进去。”

“呸！平时你尽说狠话，怎么，没胆了？”

“这……”

“别这那的，我们一块进去。”

两人横剑作戒备之势，双双跨进殿槛，惶恐地四下张望脚下不动。

“真的什么也没有。”

“搜搜看？”

“会不会是那姓马的……”

“姓许的刚走，还不见信号。”

马庭栋现身上步……

“啊！”两名汉子齐声惊叫。

剑芒乍闪，两汉子连出剑的机会都滑，便虑叫着栽了下去，鲜红的血喷洒了一地，马庭栋抓起尸体，先后抛了出去。

“砰！砰！”像两只死狗摔在院地。

马庭栋急转身窥探。

地府师爷又出现厢房门边，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片刻之后，无声无息地退缩回去。

这家伙够诈，他就是不出面。

马庭栋不再等待，从神龛后的中门淌了出去，迅速地移身到厢房侧后，然后迫近厢房后窗，从窗孔向里一张，登时血脉贲张，只见珍珠平躺在木板床上，看样子已无法自主，地府师爷持剑站在床边，两眼望着门外。

马庭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要一露面，珍珠无疑地便会被当作人质。

要引地府师爷离开珍珠颇不简单，他不是普通江湖人物不会轻易上当。

“啊！”院地里突然传来一声惊叫，一个声音道：“死人，这

怎么回事？”

马庭栋一听声音很熟，一时想不出是谁。

地府师爷可真沉得住气，连动都没动一下。

外面的声音又道：“两个死人一口棺材，呀！棺材里躺的还是个女人，三条命，是强盗杀人么？”

人影到了厢房门外，是一个乡下少年人，肩荷扁担，腰插板斧，是打柴的，一顶破毡笠歪在头上。

马庭栋仔细一辨认，不由大喜过望，这打柴的赫然是王道，王道现身，曹玉堂很可能也来了。

“什么人？”地府师爷终于开了口。

“哇！你……糟踏女人……”王道大叫起来。

“小子，什么地方不好去，偏偏闯到这里来，命里注定没办法。”

“你……是什么人？”王道瞪大眼。

“小子，进来，大爷会告诉你。”

“我……我要报官。”

“嘿嘿嘿嘿，小子，要你进来。”

“……”王道站着没吭声。

“小子，你根本不是打柴的。”

“谁说不是？”

“细皮白肉，不是乡下人，见了这种场面不逃还说得出话，证明你是江湖上的雏儿。”

“证明了又怎样？”

“你命中注定只能活到今天此时为止。”

“你……要杀人？”

“是你找死!”死字声中,手一扬,一样光闪闪的东西疾射而出。

王道一闪身避开,站着没走。

地府师爷弹步到门边。

千载一时之机,马庭栋当然不会放过,一掌劈碎木窗,穿了进去。

地府师爷闻声回转。

马庭栋迅疾地抢到床边。

地府师爷看清楚了来人,脸孔立起抽扭,眸子里射出了令人股栗的凶焰。

“姓马的,你终于来了?”

“是来了!”马庭栋口里应着,心里已拿定主意立下杀手。

王道退离房门口数步,板斧已执在手中。

地府师爷眼珠子一转,冲出房门,手中剑顺势扫出,行动快如闪电。

王道弹开。

地府师爷已冲到棺材边。

马庭栋跟着冲出。

“不许动!”地府师爷暴喝出声。

马庭栋只好刹住身形。

薄木棺材的盖子竟然是虚掩的,地府师爷已踢开棺盖,剑指棺中人。

“姓马的,你知道棺中人是谁?”地府师爷脸上已浮起阴笑。

“是谁?”马庭栋明知故问。

“朱大小姐!”

“你敢伤她一根汗毛，我把你剁碎。”

“办得到么？”地府师爷惟乎有了凭恃。

“试试看？”马庭栋嘴里是说得硬，但却敢不真的冒然出手，他不能牺牲朱大小姐。

一个女人的声音突自厢房里传出，“什么也别顾忌，放手做，不能让这邪魔再溜走。”

声音很轻，但马庭栋立刻听出是珍珠的声音，不大为骇异，珍珠分明是被制在床上，怎么还能开口说话？但他不能回头，那会给地府师爷可乘之机。

珍珠既这么说，必有她的道理，可是地府师爷的剑尖明明已抵着棺中人，如果万一有所失误，岂非遗憾终生？一时之间，他还下不了决心。

“马庭栋，现在咱们来谈谈条件！”

“什么条件？”马庭栋在咬牙。

“咱们之间并没直接的恩怨，对不对？”

“怎么样？”马庭栋心里早充满了杀机，但故意应付，等待最有利的机会。

“如果你肯保证从此不再跟区区为敌，就还你一个大活人。”

“否则的话呢！”

“准备收尸！”

马庭栋仍然委决不下，他不敢以朱大小姐的生死作赌注，这实在是太过冒险。

身后又传来珍珠的声音：“马大侠，别再犹豫，棺材里……”

珍珠还没说完，只见王道闷声不响地把手中斧头飞掷向地